

对他爱理不理一个星期，小柯绝对不敢再说了。

隔壁莺歌燕舞的派对声，没过多久就会低下去。罗丹知道的，他们从来不在夜里派对。喝香槟，放音乐跳舞，都是生命呐喊的先声。罗丹有时心里蛮羡慕隔壁的，住同样的公寓，人家过得多么有滋有味啊，为什么她和小柯却总是身负人生重任的样子呢？要读书，要找工作，要生孩子……

小柯这时已经垂着头，坐在床头，用一个瘦瘦的背影对着罗丹，他穿着旧T恤，背都有点驼了。

小柯沉默着，过了很久，他推推假装睡着的罗丹，说：“哎！你想不想我们周末去城里，住两晚酒店，改善一下？我昨天收到一张酒店的推销 coupon，买一送一。你要愿意，我明天就去订酒店，下周末，好不好啊？”

罗丹点头再点头，自从上次她流产，两个人都没有心思出门。小柯躺下来，熄了灯，紧紧抱住罗丹。他的热情中带着对自己的歉意和怜惜，也带着身体里那个野兽的力量。他的头发里是好闻的薰衣草洗头液的香气，罗丹把身体动了一下，跟丈夫贴紧一点，除了按照《百科》上开列的科学时间造人，他们已经好久都没有这样热情洋溢地抱在一起了。小柯的身体在洗完热水澡后，像一个温暖美好的热水袋，在充满冷气的卧室里抱着很舒服，这拥抱有点绝境中恋人的浪漫。

隔壁传来熟悉的声音，“来吧来吧，干吧，来吧，不要等明天！”

听到明天，小柯忽然泄了气，放开罗丹的身体。罗丹说怎么了？小柯回答睡吧，明天早上公司有例会，我不能迟到。我一定得好好睡一觉，不然英文都说不过那帮印度孙子。罗丹失望又理解，小柯部门的印度同事很凶，让他压力蛮大的，小柯已经主动考过两个编程执照了，就为了摆平这些气势汹汹的竞争者。

罗丹刚刚被抱得热血沸腾，浮想联翩，忽然小柯就丢下自己睡觉了，不久还打起很响的呼噜，她晾在一边睡不着。罗丹很沮丧，他们最近的关系总是这么疙里疙瘩。“年过三十”，罗丹想到这句就要眼泪汪汪，真是结婚太久，彼此兴趣缺乏啦？罗丹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，隔壁已经安静下来了，罗丹想起身走到阳台上，不远处是哈德逊河，河对岸

就是曼哈顿中城，要不是为了怀孕，她一定会偷偷抽一根烟，再抽一根烟，然后把烟蒂随意丢到楼下。虽然她知道乱丢垃圾是不好的，但她真想撒一点野……

小柯不是罗丹最想嫁的人，但却是她的追求者当中最持久的一个。罗丹不喜欢小柯蔫蔫的性格，老实是老实，但是不够激动人心。她甚至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会跟以前的男友相遇，发生一夜情。但嫁了以后，尤其是移民来美国以后，她的人生似乎永远跟丈夫绑在了一起，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浪漫的偶遇，更不要说一夜情了。小柯赚钱，她持家，申请信用卡都是小柯是主卡，她的是副卡。小柯说你可以出门读一个学位，然后工作，我们又不是交不起学费。但罗丹又下不了决心。不是她成绩不好，恰恰相反，她是学霸。她读书，小柯订了一份《华尔街日报》从来不读，下了班回到家不是吃饭，就是追剧。她读那张报纸，每天读。被知识和英文武装起来以后，罗丹对丈夫的工作有点看不上。但叫她去申请学校——去到国内的母校开成绩单，请人写推荐信，准备 GRE 考试，她又嫌麻烦。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罗丹心里就是这么千回百转，想自己的人生，想不出什么结果，最后也就慢慢睡着了。

生孩子是两人的共同目标，这是没有错的。

小柯定的买一送一的酒店附近就是 MOMA，也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，这个地方是罗丹非常喜欢的。他们把简单的行李放进房间，就进了博物馆。博物馆里的讲解员是一个高大的拉丁西班牙裔，穿着白色的夏装，脖子上缠一条彩色大丝巾，她一开口，罗丹和小柯睁大眼睛对视了一下，这不就是那个“干死我吧”的烟嗓子吗？原来她在这里上班！讲解员现在说英文，小柯恨不得跟她说你换成西班牙语试试。

在小柯的印象中，烟嗓子应该是一个丰腴大骨架的拉丁女人，眼前这个女人身材苗条，但脸已经不年轻了，窄窄的瘦脸上颧骨高突，抹了厚厚的脂粉，但看得出皮肤不好，露在外面的两条胳膊上晒成赤棕色，布满了太阳斑。她叫罗西雅，干死我吧正式有了名字，小柯对罗丹挤挤眼，罗丹抿着嘴偷笑。罗丹今天心情很靓，第一次戴着那条结婚纪念日买的银链子、银耳环，穿着白亚麻底上印着蓝绿色热带大叶子的连衣裙，又潇洒又妩媚，小柯又心动了，